

幼保三甲 潘珮璇

奶酒

雖然他們已經認識快十九年，可是在一起也不過才快一年。

「玳哥哥晚安。」慕槐安與白玳道完晚安後便轉身回房間去。

今天的慕家只剩下慕槐安一人，慕父慕母在今天早上便搭上飛機出了遠門，因此慕母特地請隔壁的白玳過來照顧慕槐安，雖然當事狐表示不需要！我又不是小孩了！

「晚安。」白玳習慣性的揉了揉小狐狸髮間，有些可惜沒能看到那對大大的耳朵朝著自己搖晃的可愛模樣，不過沒關係，別嚇到孩子。

道了晚安，目送槐安進入臥房後，白玳並沒有離開，反而在慕家的沙發上坐了下來。長腿交疊，寬大的手掌擋住了本就沒什麼表情的面部。

他的小狐狸太可愛了，到底還要等多久。

冷靜了一會，青年坐直了身體，拿過桌上的資料開始準備明天的面試。被動等待從來不是狼的风格，觀察情況、萬全準備、奇招致勝、主動出擊才是狼的狩獵方式。

半夜，安靜的慕家突然飄出一股奶糖味。那味道從一開始的淡香逐漸轉濃，仔細尋找那股味道竟是從慕槐安的房中飄出。

直到奶糖味竄進鼻腔，白玳才察覺不對。這個味道他太熟悉，以至於聞到味道的那一瞬間，青年想都沒想，三步併作兩步衝進慕槐安的房間。

「唔……。」只見床上凸起來的一團被子忽然動了一下，仔細看那一團被子裡竟是一位少年，少年頭上帶著一對狐耳，此時的狐耳輕微顫抖著，少年眉頭緊蹙是似在做惡夢一般。

「槐安？怎麼了？」小心翼翼地靠近床上，奶糖的味道越發甜膩，對於身為 Alpha 的白玳來說，也越發致命。指甲在掌心中摳出幾個血痕，才能保持平淡的語調詢問。

聞聲，少年依舊是眉頭緊蹙，耳朵尾巴不自覺的微微顫抖。

不久，似是發現床旁有東西便不自覺靠過去，剛貼上對方的手，慕槐安緊蹙的眉便慢慢鬆開來。

高熱的臉頰貼上時，白玳渾身僵了一下，卻並沒有推開對方，任由黃棕色的腦袋幾乎是半倚在自己懷中。

「唔……好涼……。」慕槐安像是夢囈一般說著，過了一會才逐漸意識到懷裡抱著似乎是人手，接著便被嚇醒，那股奶糖味也隨著主人被驚嚇而再度噴發出來。

懷中人越是繾綣依戀，白玳的僵硬越是肉眼可見。沒有被抓住的手指不自覺的撫上少年後頸，一下一下撫摸著，空氣中的奶糖味開始混入酒香，醇厚的酒味席捲兩人，醞釀滿室旖旎。

兩人的距離不自覺越來越近，白玳琥珀色的眼眸越來越暗，等到慕槐安發現自己抱著誰時，白玳猛然拉開兩人距離。

「玳、玳哥哥你怎麼在這？」慕槐安一臉茫然的問，剛剛不是才剛跟白玳說晚安嗎？他怎麼現在出現在這？

「你身上有點燙，還有哪裡不舒服嗎？」

「頭暈……。」慕槐安說著，聞見空氣中的酒香後又不自覺貼上去蹭了蹭。

大概是用盡了畢生的力氣，白玳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麼把懷裡那塊又香又甜，重點是他還肖想了十幾年的小奶糖推開的。

「你敏感期到了，你不知道？是第一次嗎？」

青年很清楚這是發生什麼事，Omega 的敏感期症狀幾乎是所有 AO 成年前衛教的第一課。

「敏感期……？不知道……。」少年思考了一下緩緩的說，說話時狐耳在頭上動了動。

「等我。」丟下這句話，白玳逃跑似的離開了房間。

在慕槐安還在思考怎麼了的時候，旁邊的男子突然說了一句“等我”就像

逃跑一樣衝了出去。

來到廚房，青年先是往臉上潑了一大捧冷水，試圖讓自己鎮靜下來，然後四處翻找了下，拿著一杯水和包裹著冰袋的毛巾回到槐安的房間。

「你先喝點水擦擦身體，我回去拿抑制劑給你。」作為母胎單身漢，家裡的抑制劑當然是不可缺少的生活必需品，只是 Alpha 的抑制劑完全沒有辦法給 Omega 使用，只能從這些細微的地方看出表面上鎮靜如常的狼眼青年實際上有許多麼慌亂，連這麼簡單的事情都忘了。

「玳哥哥能不能不走……。」少年突然抓著男子的手臂說著，說話的時候聲音悄悄戴上了哭腔，黑眸也漸漸戴上水光。

柔軟高溫的手指抓上白玳的手臂，綿軟的嗓音帶著讓人忍不住想要蹂躪的哭腔。

額上的青筋跳動，在那雙翦翦水眸含淚望過來時，白玳覺得腦海中有什麼「啪嚓」一聲斷掉了。

高大的青年猛然抱住慕槐安，原本要遞過去的冰毛巾掉在兩具熾熱軀體之間，迅速升溫。

頎長手臂用力的似乎要把人揉進骨血中。短髮間冒出一雙狼耳，平日總給人兇悍不好親近感覺的雙眸此刻緊閉著，犬科動物般嗅聞著那股令他迷戀、甚至上癮的奶糖味。

白玳無法自控的揉捏著懷裡高溫綿軟的少年，循著訊息素的味道蹭到了後

頸，狼眸張開，琥珀色染上腥紅，彷彿要滴出血來，尖銳的犬齒森森懸在腺體上，眼見就要劃破少年嬌嫩的皮膚——。

「唔……。」

一聲嚶嚀硬生生拉回白玳的理智，煩躁不堪的揉了一把自己的髮耳，粗暴的動作帶起疼痛又讓他冷靜了不少。

收回獠牙，「剝」下自己手臂，青年再次推開了少年。

「我不走在這邊對事情不會有任何幫助，慕槐安你思考能力下降我可以理解但是希望你的腦子至少還能記起我是個 Alpha。」

慕槐安還失神在剛剛被男子推開的手的情緒中，聽見白玳說了那些話原本還蓄在眼眶中的淚水不自覺落了下來。

一滴二滴由慢變快，敏感期的 Omega 本就情緒敏感，又聽見白玳說的那句話後淚水便潰堤了出來，宣示著少年的委屈。

「我、我當然記得。」狐耳少年帶著哭腔，斷斷續續的說，說話間狐耳也因為主人現在傷心的心情而向下壓變成了飛機耳。

深深吸了口氣——滿室甜膩的奶香混酒香很快讓青年後悔透過這種方式平復情緒。

「你記得，就不該讓，我在這裡。」用盡力氣，白玳咬牙切齒一字一字吐

出話語，腳步也隨著一點一點往門口挪動，控制眼神不要往壓平的飛機耳看去。

眼見男子又往門口緩緩移動，床上的黃色大耳狐再也控制不住情緒，從一開始的抽抽噎噎變成了大哭。

「嗚……可是、可是老師說、說 Alpha 會在喜歡的 Omega 敏感期時標記他。」

「那、那你為什麼不標記我？」

「你是不是不愛我嗚……嗚嗚……。」

小狐狸自顧自的說著，邊說著眼淚也跟著掉，耳朵隨著主人的情緒變成飛機耳，尾巴也噠啦在身後。

說完後像是被自己的話說服了一樣，用自己身旁的被子將自己包起來，縮在床角變成一坨因為哭泣而微微顫抖的狐狸球。

聽到小狐狸的暴哭暴言，白玳整個人像是被雷劈中一樣呆愣在原地。

等到被勾的隱隱也有發作跡象的腦子終於消化完慕槐安的話以後，狼眼青年嘆了口氣，上前將整坨狐球連同被子一起抱起圈在懷中，將整顆頭壓在慕槐安頸窩的位置。

隔著被褥傳來的低啞嗓音有些沉厚失真，卻難掩其中的慾望。

「安，我喜歡你。從第一眼看到你，我就一直喜歡你。」青年閉著眼，說出的話語不似平時毒辣，帶著小心翼翼的眷戀。「我愛你，但，標記對一個0來說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不想趁人之危，我要你也心甘情願，願意把你自己交給我。」

原本瀰漫著奶糖味的房間夾雜著酒香，不知何時開始，醇厚的酒味佔據上風，帶著同樣甜膩的氣息席捲那股奶糖味，迷醉人心。

原本還在床角包著被子大哭的狐狸球聽完外頭男子的一串告白後，便安靜了下來。

慕槐安沒想到平時毒舌的男子會突然表白，瞬間呆愣住，止住了哭聲。

「你、你是說真的嘛……？」少年從被子裡探出了頭，呆呆地問。

「那、那你標記我好不好？」

「我想成為屬於你的人。」

說著少年便轉了身，將自己埋進白玳懷裡，雖然說剛剛是自己先說喜歡白玳的，但、但還是會害羞嘛！

青年攬住了自投羅網的小狐狸，最後一絲的理智也在嬌軟的「想成為屬於你的人」中燃燒殆盡。

濃烈的酒香瞬間炸開，白玳帶著懷中的少年一起倒在了床上。看著身下人哭的眼角紅腫，白嫩的臉龐也因為敏感期和告白而羞的通紅，活像剛被高溫煮過一般，甜膩而綿軟。

再也控制不住藏了十九年的心思，青年俯身壓了上去。

「小狐狸，你自找的。」